

「喊麥」

「驚雷這通天修為，天塌地陷紫金鐘，紫電說玄真火焰，九天懸劍驚天變」，「殺仙弑佛修成魔，劍出鞘我血滄茫，定太極八卦講天，萬物星象命中顯」……這都是些什麼呀？在歌手楊坤diss（鄙視）這首「歌」之前，打死我都不信這是「歌」。

單看文字，我會猜想，這可能是某個粗通文墨的神漢，要起乩扶鸞騙點香火錢；或者是又夢想着復興白蓮教什麼的。總之精神錯亂，胡說八道，不必認真。然而，就是這首《驚雷》，網絡播放量竟超過二十億。前幾天，楊坤忍無可忍地批評：「要歌沒歌，要旋律沒旋律」，「不僅難聽，還噁心俗氣」。

《驚雷》是「喊麥」的代表作。所謂「喊麥」，就是對着麥克風（Microphone），有節奏地喊，內容多是詩詞，或者說看起來像詩詞一樣的東西。「喊麥」不同於rap，沒有什麼曲調，因此有人說它更像快板與二人轉的嫁接衍生品。其產地也以東北最為集中。

喊麥者標榜新潮前衛叛逆，甚

至自比當年的搖滾。然而搖滾，有對社會的反思，對人性的思辨，對迷惘的吶喊。而喊麥只剩下了喊，幾乎都是不知所云的胡亂堆砌，要麼是心碎、疲憊、沉醉、玫瑰，要麼是無憾、紅顏、江山、瘋癲。這也遭到了大量的嘲諷與解構。有人對喊麥話語進行了翻譯：鬥蒼天（躲避警察）；天塌地陷（丟了工作，房租斷繳）；玄真火焰（一次性打火機）；血滄茫（被人打得流鼻血）。

筆者絕無意地域歧視或自命清高，文藝作品可以通俗，就是庸俗一點也無妨，畢竟欣賞水平有高低、雅俗之分，應當尊重多元化。但審美情趣亦有美醜、良莠之判，不能以一句「存在即合理」就放任自流。即使在「娛樂至死」的年代，也要考慮公序良俗。



等待約等於期待

這幾年，閒時作一些影評劇評。近來電視劇越拍越長，有時竟達五六十集。當然，長不一定品質低。日本電視劇《阿信的故事》將近三百集，追著看，一年才能看完，但也風行一時。這和當年文娛節目少有，但縱以今天眼光看來，也堪稱精品。

古人嘲笑囉嗦文字曰：「一個孤僧獨自歸，關門閉戶掩柴扉。半夜三更子時分，杜鵑謝豹啼子規。」此詩雖同義反覆，讀來卻琅琅上口，多少還有點形式美。當下一些電視劇則不然，注水催肥，如觀懶驢拉磨。

有時，約稿人好意相勸：你挑著看幾集，不用看完。奈何我習性已成，未覽全貌，不願動筆。為何如此？或受「小貓釣

魚」故事之影響，更主要的大概是文化貧乏烙下的印記。

少年時，喜讀小說，大都從鎮上小圖書館借來。館裏規定每次只可借兩本，一周只可借一次。電視劇更是如此，每天一集或兩集，定點定量，重播可遇不可求，趕上某日全鎮停電，失望而慘痛，亦無可挽回。後來，有了家用錄像機，看劇鬆快多了。快進、倒播、暫停，豐儉由人，收放自如。現在網絡觀劇，更不待說。

藝中老饕看戲講究戲核。梨園軼事有載，真戲迷聽戲只為角兒最經典那句唱，買了票在戲園子外候著，心裏算著快到某句了，進去，聽，叫好，回府。這等氣派，賞藝已成人生儀式，今日狂熱的粉絲難忘項背。不過，老饕之煉成，需花精力、

交學費，非一日一時之功。觀看技術的改進，讓普通人得以輕易攫取最可口的片段。不過，沒有老饕的戲齡，最可口的未必是最精彩的。縱然是最精彩的，斷片式欣賞也不是最好的選擇。好比遊覽一座園林，穿堂過屋，直奔導遊圖上那幾個紅點，遠不如信步回廊，細品進退明暗之妙。朱光潛先生說，阿爾卑斯山谷中有一條景物極美之路，插著勸人慢走欣賞的標語牌。

人生是一場等待。等待約等於期待。而期待，是生活的本領。



你吃過香椿嗎？

問本文題目的這個問題，香港人和廣東人大概都會搖頭，這一帶很少聽說過吃香椿。

香椿是一種喬木，遍生南北。作為觀賞植物，它樹幹挺直，葉片茸密好看；作為木材使用，它木質堅硬，木紋細膩，適合打造農具傢具；它也可入中藥，治胃理氣，潤膚明目；其嫩葉新芽在民間更常用作食材。

春天到了，椿樹長出新葉，吃的就是它的嫩葉嫩芽，因此它也被稱為「樹上蔬菜」。在北方和東南一帶，香椿是一道美食，不論是拿開水焯一下涼拌，或是清炒都鮮香可口。香椿炒雞蛋更被形容為妙不可言。老饕是不會放過春天對那一口的品

嘗的，因一年裏，春天的香椿最為美味，錯過了就只好再等一年了。

夏天或其他季節的香椿都不如春天的宜吃，因香椿含有亞硝酸鹽，春天含量最低，往後含量會越來越高，能至人中毒，症狀是噁心肚瀉。每年吃香椿的時節都總會有人中毒，所以吃香椿會有點風險，吃之前必須焯水處理一下。

香椿還有個「樹王」的稱號，其來源有不同的傳說。傳得最廣的是說西漢末年王莽篡漢，劉秀等皇裔避難，飢餓中躲進一片桑林，靠吃桑葉果腹。為謝桑樹之恩，後來當了皇帝的劉秀把桑樹封為「樹王」，但糊塗大臣把牌匾錯掛到了香椿樹上，讓香椿白撿了個「樹王」美名。中國文

化裏的這種民間傳說太多了，當故事聽聽就好，不必求證。

群友渲染香椿的美味，被勾出了饞蟲，上網訂了一聽香椿罐頭。誰知是玻璃瓶的，貨到時瓶底破裂，油滲透了包裝盒，滿屋都是香氣，但香椿是不能吃了。商家看了拍的照片，全額退款。終是不甘，又網購了山東新鮮的香椿，一斤十塊人民幣，包快遞費。看物流信息，兩天後春椿就將成為我的盤中餚，任我試味了。

小區的菜店竟也有賣的，三十九塊一斤。對比之下便覺自己買得便宜，暗喜。



非典型性「故地重遊」

你是否有過和我一樣，有非典型性「故地重遊」經歷？

「故地」有的時候，只是一條走廊，一個街角，一個巴士站；而「重遊」也不是正兒八經的遊覽，可能只是對「故地」一次短暫的路過，前後加起來也不過十秒八秒，但在你的腦海中，時間彷彿可以無限延展——當年屬於這「故地」的故事，如同電影一般重現了一遍，而其細緻的程度又遠超電影，不但有畫面有聲音，根據故事的不同，甚至可能還有鼻尖的氣味或是指尖的觸感。非典型性的「故地重遊」，那些情節往往是自己以為早已遺忘的細節。重回故地，如同打開了腦海中一處隱藏的開關，驅動了一陣不知從何處而來的風，將日常瑣事的塵土輕輕吹走，露出其下宛如昨日的記憶。

莫非真是喜都轉瞬即逝，只有悲才刻骨銘心？非典型性「故地重遊」所喚起的，多半是一些初看上去沒有太多意義的片段與細節：

「當年就是這裏……」，「上次來這裏已經是……」，「我還記得這段路，那時……」。細細想來，那些片段與細節竟都帶着一些空蕩蕩的失落感，或是有一種時光飛逝的淡淡無奈，或是有一種物是人非的絲絲惆悵。或許人總是不願意提醒自己時間過得很快，轉眼之間又是幾年光陰從指縫中流逝；也許人們也不願意提醒自己遺憾與錯過一經鑄成，回首再望亦無從改變，所以才會任由這些記憶被現實的瑣事塵封，但求個「眼不見為淨」。但塵封畢竟不是刪除，在「故地重遊」之時，猝不及防地回到腦海之中，讓人不得不感嘆「原來不是已經忘記，只是不願去想起」。



靜止點

那天晚上站在一個燈火通明的十字路口，十字路口的四角有一所戲院、一間酒吧、一棟教堂和一家房子，四條路通往四個方向，四個漆黑的無邊盡頭。應是熱鬧的周末晚上卻竟無一人，站在路口中間，彷彿在等人還是等車？未幾，四條道路的黑暗盡頭，都亮起了刺眼的燈光，它們速度甚快，由遠至近，逐漸逼近，縱然使勁的想往一邊跑，但就是抬不起腳，最後就呆在那十字路口的中央，看着那些燈光越逼越近。

不論在夢境還是現實，十字路口都是人生必經階段，年輕時往往是直路一條，反正愛怎走就怎走。可是十多年來跑了很多直路，總會來到分岔口，接下來該怎樣

走呢？有人停在路口一生，亦有人大膽改變方向，有人甚至倒過去跑。但無論怎樣選擇，十字路口這個符號，都會帶來恐懼和焦慮的情緒，若你選擇視而不見或草率妄為，後果都可能是慘痛的經驗。

希臘神話中，女神戴安娜被人形容為「十字路口的女神」，她掌管黑暗中的分岔路口，意味着黑暗和危險，也有指她掌管的分岔口是與地獄、天堂和人間連繫。古時的獵人來到十字路口時，都必需透過月亮的指引，才能在漆黑的森林中不至於迷路。戴安娜女神原本就是月亮之神，象徵着潛意識的本質，被借用到十字路口這個未知前程的符號上，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。這也解釋了不少人在遇上未知的前途

時，往往會求神問卜，當理性思維無法幫助我們解決困難時，就必需透過借助指引，以心安理得的方法說服理智的思維去走那未知的前路。

其實與其借助星相占卜，不如確確實實地尋求內在指引，當理智無法解答時，就停在十字路線上，讓一切停下來，變成一個生命中的靜止點，在這裏你無法找到其他人，這裏只有你自己，月亮會照射出自己的倒影，讓我們和自己碰面，那個相處了一輩子的陌生人。



北京三校園

去北京師範大學是訪談需要，匆匆一過，但印象深刻。同為九八五、「雙一流」工程名校，北師大海淀區的校園比其他兩校面積小，但同樣歷史悠久，名人輩出。看他們「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」的校訓，就知道其志高遠，雄心冠雲。

老同學帶着我走過校園西北側的「小紅樓」，一邊還給我介紹其中的掌故。這幾座小樓外塗紅漆，歷史上是北師大的專家、教授和家屬的住宅。其中六號為大書法家啟功先生故居，北師大校訓碑展示的就是他的書法。二號曾為文學家鍾敬文先生故居，《青春之歌》的作者楊沫也曾在此樓住過，後來又有她的兒子，筆名老鬼的當代作家入住。錢鍾書、楊絳夫婦「文革」中曾避難於此，因為楊絳當時在北師大任教，錢老作為家屬加入。我要去的「京師學堂」是新建的大樓。門口豎立着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近期舉辦的國內外作家、詩人、學者交流活動的廣告牌，琳琅滿目，豐富多彩。四樓的國際寫作中心邀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擔任主任，讓人欣慰書香不絕，繼續開來。

國人出國愛參觀名校。過去我一直以為是因為外國高校一律對外開放，校園環境優美，都是免費景點，導遊帶着他們參觀，惠而不費。如今看來，其中也不乏同胞們對師道尊嚴、書香文脈的敬仰。一所優秀的大學，校園氛圍的確有春風化雨，潤物無聲，教化人心作用。只希望大學之大，不在大樓，而在大師。高校的底蘊不但要體現在建築、硬件上，更要通過師風、學風等「軟件」代代傳承下去，才能無愧前人，造福後世。（下）



古代「虎子」屬褻器

附圖是東漢時期陶塑的墨綠釉「虎子」，花紋大多運用劃花及壓花等技巧，粗中帶幼。從造型可見，應屬古代一種盛器，殆無異議；但是其真正用途，引起後世不少有趣的爭論。一說是古代盛水的盥器，一說是洩溺的褻器或便壺，更有人認為是盛酒器。

自商、周以至春秋戰國，容酒器多用青銅鑄製；為了方便容酒，器型較大，幾乎皆屬高體，如尊（沿用宋人定名）、酒壺、卣、方彝、觥、壘，以及陶質的罍等。虎子器型橫向，且體積較小，尤其是出土的古代隨葬器更極細；加上用現代可靠的科學鑒證，其內壁並無發現有酒的殘跡，

故用作盛酒的可能性較低。

若依古籍記載，《周禮·天官·玉府》謂：「掌王之燕衣服衾席床第凡褻器。」漢代鄭玄註：「褻器、清器、虎子之屬。」足見是放近床邊，以方便洩溺之器。舊題漢代劉歆《西京雜記》也明確指出：「漢朝以玉為虎子以為便器，使侍中執之，行幸以從。」明代朱謀埠《駢雅》亦明言：「伏虎、械齋、溺器也。」虎子歷來的形制，皆形如卧伏之猛虎，故名。

很多年前，曾有一名附庸風雅的暴發戶，以高價購得南朝時期福建一帶製的虎形虎子，為了炫耀自己夠「豪」夠「威」，不惜以古董盛酒，並當眾倒酒喝，誤信為古代酒器；呷



了一大口，但感有一股強烈的異味，臭氣難忍，不禁吐了又吐，反出洋相，鬧大笑話。難怪布袋和尚「笑天下可笑的人」了。後來有識者點破，說：「是否積存內壁的便溺遇酒精而溶解，抑或是因為屬屬器而染有屎水漬呢？」事實上，硬陶、或青釉、黑釉瓷製的虎子，於漢代至南北朝的墓葬中十分流行。早期造型，橫卧成圓筒

體，背上有提樑。浙江等地出土東漢釉陶虎子，口沿飾張牙露齒的虎首。西晉和三國（吳）時期則常見兩端略膨和中腰束束的蠶蟲形虎子，有的兩肋刻畫羽狀紋飾，還採用了拍、印、鏤、雕和堆花等方法，式樣多元化，俱伴隨葬器。江蘇南京吳「赤烏十四年」墓出土的青釉虎子最著名，是我國現有紀年銘文古瓷中，時間最早的一件。古代時興以虎子作墓葬，莫非恐怕先人升仙後沒有便溺器可用，以致不雅，污染了極樂世界？一笑！



閱讀，充盈心靈

令媒體重複過往的反思：為何中國人均閱讀量總比不過日韓歐美？

今年的讀書日注定與眾不同。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幾乎所有人的生活方式。相信很多人都在這場疫情中重新審視自己，並透過其他方式尋求心靈的慰藉以抵抗未知帶來的不安，閱讀便是其一。相比網絡上信息的碎片化和思想的邊角料，沉浸於書本當中，往往帶來的是內心充盈的體驗。最近讀到馮驥才在《世間生活

》中的一篇文章，談及讀書的妙趣，頗覺生動形象。他說：「讀書如聽音樂，一進入即換一番天地。時入蠻荒遠古，時入異國異俗，時入霞光夕照，時入人間百味。一時間，自身的煩惱因頓乃至四周的破門敗強全都化為烏有，書中世界與心中世界融為一體——人物的苦惱趕走自己的苦惱，故事的緊張替代現實的緊張，即便憂傷悵鬱之情也換了一種。」的確，閱讀豐富了我們生活的厚度，而徜徉於字裏行間，那種「相

逢何必曾相識」的靈魂契合感，常常在內心升騰起一種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滿足。

眼下經歷的新冠肺炎疫情密切了我們與書籍的關係，某種程度上也改變了人們的閱讀行為和閱讀偏好。不妨大膽猜想，待明年此時再看新一期國民閱讀報告，相關數據有所提升也說不定呢。

